

春風

〔美〕包樹漪著



春 月

[美] 包 柏 漪 著

林 彬 王秋野 李姚军译

张 纫 荪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6年合肥

责任编辑：朱守中

装帧设计：马世云
宋子龙

春 月

*

〔美〕包柏漪 著

林 彬 王秋野 李姚军译 张初荪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5 字数：350,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378·118 定价：3.00元

目 录

序曲	1
----------	---

西风篇

1. 新族长	31
2. 改革	57
3. 带翅膀的鞋子	68
4. 军人	75
5. 庚帖	90

春火篇

6. 新嫁娘	119
7. 可爱的陌生人	135
8. 默默的期待	147
9. 义和团	153
10. 生离死别	171
11. 告别	179
12. 居孀	185

金灰篇

13. 归宁	195
14. 贤内助	212

15. 新年	217
16. 密谋者	225
17. 一条丝绳	231
18. 刺客	248
19. 算命	260

夏酒篇

20. 插曲	281
21. 屈从	291
22. 愚弄神仙	298
23. 书信	307
24. 名正言顺	318

玉凤篇

25. 毕业典礼	341
26. 礼物	352
27. 有个性的人	364
28. 求爱	377
29. 龙舟	382
30. 骑虎	388
31. 游戏	396
32. 先锋	403
33. 母与女	412
34. 求婚	420

晨播篇

35. 心迹	435
--------	-----

36. 干部	440
37. 两分离	453
38. 最后的报偿	466
尾声	483
作者后记	516
大事年表	519

序 曲

宇宙伊始，天地混沌。有声而无闻，有形而不见。昏天黑地，永无止境。

时机一到，混沌世界中出现一位沉睡的巨人盘古氏。他醒来时，空虚使他气忿，他张口吹散了空虚。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形成天地。

盘古的呼吸变成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滚滚雷声；他的左眼是太阳，右眼是月亮；他的头发和胡须是星辰；他眉毛上的汗水是雨露。他身上的跳蚤变成了男男女女。出现了生命。

三位造物主* 出来帮助人类。他们教黑头发的人取火，捕鱼，狩猎，驯养动物，耕种土地。他们每位都统治了几千年。天地再度混沌，只因其继承人浑浑噩噩。由于毫无礼法，人们不懂得和平的可贵，有如野兽一般。

最后，黄帝登极，恢复了文明。从此，黄河流域的人民学会了开矿，造币，治病，记载

知识和历史。皇后公开了缙丝的秘密。

以后四千多年间，帝国有盛有衰，朝代有起有落，各民族沉浮无定，季复一季，年复一年。混沌的时代总比洪水猛兽、妖魔鬼怪更可怕，那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兄不兄，友不友。

在至圣先贤孔夫子时代，吴王寻求昌盛之道，曾对其宰相说，“为我国建一座新都，供博学多才之士和美女居住，一遇危险，臣民和财宝可不受敌人侵犯。”

于是，在草木茂盛的山峦和沃野之间，在每年有十个月百花盛开的所在，建起了苏州城垣，外圈是护城河。它有如天堂，有八座水闸；它有如人间，有八座城门。小丘上耸立的是宝塔的圆顶，布满河道的山谷里是景色宜人的花园。

两千年过去了，在万历皇帝统治时期，一个穷书生和他年迈的母亲在去北京的途中，曾在苏州逗留，他希望在京城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但他母亲病倒了。她去世前，吩咐儿子把她安葬在合适的地方，然后再赴京赶考。他按母亲的吩咐做了。坟地坐落在一座池塘旁，这里养着一对忠贞不渝的鸳鸯；坟头上插了一根丝柏枝。

* 指中国历史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和神农氏。——译者

这位书生在京城一举夺魁，但在二十七年的岁月中，他脸上从未露出过笑容。这位臣仆郁郁寡欢，使皇帝颇为伤心，就此垂询。状元说明原委，听者全都感触至深。

皇帝委派他去苏州就职，这样就可以伴在他慈母身边。他到达后，看到母亲的墓地依然如故，只是丝柏枝长成一棵幼树。

他吩咐把他宅邸的大门开在这棵树的南面，四周是花园的围墙。

——家族史

太阳在西天照耀，春月在睡觉。她的房间上有绿瓦顶遮荫，十分凉爽；漂亮的小屋顶高高地搭在四堵古老的墙垣上。她舒舒服服地蜷曲在里床，包围着她的是桃红色丝帐和樟脑的香味。她的呼吸十分沉静。

忽然间，一束阳光溜到屋檐下，穿过敞开的雕花遮窗，透过丝帐，射到床上。春月受到阳光的抚爱，微微动了一下，把被单往上拉，盖到头上。她仍然想看到那口红漆柜，希望自己再入梦乡。可是已经睡不着了。

“梅花，”她喊着，撩开被单，坐了起来。“你怎么把丝帐拉开了？我正做着美梦呢，现在可全完了。”

那是一个极其美妙的梦，令人惊异，也令人毛骨悚然。几名杠夫抬着一口红漆柜，从老远走来。柜门上有几个奇怪的金字，连大伯都不认识。“这是送给春月的礼物，”杠夫说。他们还告诫说，她应当等三天三夜，直等到她出生的准确时辰，柜子就会象烤栗子那样裂开。

她等着，终于到了申时，太阳晒醒了她。现在她再也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春月叹口气。那准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东西。有一个成精的桃核向她唱歌，也许是能把胡椒变成糖果的妙药。梅花不应当把丝帐拉开，哪怕露一条缝儿也不该。

“梅花呢？”

仍然没有回答。春月提高了声音。

“梅花，我睡过了。我醒了，你可不应该再睡了。回答我。”

她拉开丝帐。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梅花呢？我们是在捉迷藏吗？”春月从床上跳下来，往床底下看。床底下只有一枚顶针，放在她头底下那个地方的葫芦，是用来避邪的。

春月伸直了身体，停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接着，她急速把一双裹着的小脚伸到桃红色的绣花鞋里，拽了拽身上的大襟袍。她迈步走到游廊上，游廊直通慧心院花园。这是一座小花园，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于是她从一扇扇房门走过去，查看了她这座院落三侧的每个房间。哪个房间里都找不着梅花。一个人也没有。

这丫头上哪儿去了呢？突然一阵害怕，春月的心跳加快了。只有两头蛇才能把梅花吓走。除非……如果是香雪叫她去了，会出什么事呢？胖嫂那天早上不是抱怨头疼吗？也许梅花是被叫去代替胖嫂伺候母亲了。

春月飞快地穿过扇门，穿过属于三叔公一家的静竹院，经过老太爷的侄子辈的几座院落，来到迎送桥和妇德堂。当她走到厅堂门口的高大红圆柱前面时，她便听到嘁嘁喳喳的

说话声和打麻将牌的响声。她犹豫了片刻。如果母亲又输给三叔奶，会怎么样呢？但她也可能赢，那样情绪就会好的。春月毅然走了几步，穿过游廊，来到敞开的门前。

在门口，她又一次停住了脚步，希望能在这个几世同堂之家的三十座院落里共同生活的祖母辈、母亲辈、寡妇们、妻子们、小老婆们、女儿们、丫头们和老妈子们当中找到梅花或香雪。她的视线急速掠过三个已经许了婆家的姑娘和从天津来的婢母。这位婢母正在一张丝扇面上画花儿。婢母没有看见她的妯娌正聚精会神地低垂着眼睛学她的样，以博得太夫人一笑。尽管人人皆知，那位年迈体衰的老太太全都看见了，但她没有任何表示。她坐在房间正当中，一边一个丫头，她们娇小的身材和考究的服饰足以说明这一家人的富有和身份。

使春月高兴的是，香雪并不在和三叔奶一起打麻将的人当中。从三叔奶说话时的那种胜利的口吻中可以听出，她赢了。但是没有那个丫头的影子。当春月的目光从一桌人移到另一桌人时，她又害怕了。她终于看到了香雪多年前就自认为颜色最合适的那件绛紫色丝绸袍子，这种衣服现在只有她才穿。傍晚的日光从西窗射进来，斑斑点点照在她身上。春月溜到这群人跟前去。

“妈！”她去拉香雪的袖子。“妈！”

香雪打了一下她伸出的那只手。“你干什么？这姑娘真没规矩。象一阵风一样溜了进来，打扰了大人，可是连人都不叫一声！别人准以为我缺少家教。你真给我们祖辈丢脸！”

春月低下了头。“求您多原谅，妈。”她转过身，朝太夫人慢慢走过去。

老太太的全部注意力这时正集中在第五个侄孙女身上。老太太在教导她在大喜时应该怎么办；她呢，正盯着太夫人长袍的褶边。

“……记住，吃的东西别切碎，免得孩子将来什么都漫不经心……”

春月等着叫她。

“……不能心窄，免得孩子遭罪。”太夫人点点头。“你可以走了，喝茶去吧。”她向春月转过脸来。

春月脸红了，她立刻想起，她午觉后没有洗脸。奶奶当然看得出来。她能洞察一切。但你永远也说不清她在想什么，因为脂粉完全盖住了她的表情，象大伯临走时给她的那个娃娃一样，上面画上了京剧脸谱。每当太夫人看着她时，她总觉得自己象一粒芝麻那样小。

“你好吗？”

孩子使劲咽口气，然后深深请了个安。“您好，奶奶。原谅我，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忘了给您请安。”

太夫人笑了，极力不张开嘴，免得露出没牙的牙床。“看来你真太激动了。”

春月松了一口气。

“什么事，孩子？”

这一问，她的话就脱口而出。“噢，奶奶，梅花丢了。我到处都找不着她。”

好象听见了鬼说话，妇女们都停止了女红和聊天，停止了吃喝和打牌，朝她这边连看带听。

“别傻了，孩子。”太夫人不再笑了。“她准在我们家里什么地方。她也许正在你房间里找你呢。”

春月不知所措，她看着奶奶喝茶，觉得自己也好象被吞下去了。

“行了吗？还有别的事吗？”太夫人等着回答。她没听到回答。口气更严厉了。“说话呀，孩子。说话。”

春月用哆哆嗦嗦的声音说话了。“奶奶，我醒的时候，她不在那儿。我以为她在这儿，可是我在这儿也没找到她。可能出了什么事。我怕……”

她支支吾吾。太夫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房间里寻找那位当事的母亲。香雪立刻站起来承担责任，揪着她这个冒失的女儿，把她拉到门口。大家的眼睛全都盯着这个场面。除了香雪的金镯子发出叮当声以外，鸦雀无声。

红圆柱外面不会惹事，母亲开口教训了。“你总是瞎管家里的事，春月。女孩子不应当问这种不该问的事。”她挥手让春月走开。

春月张口，打算回嘴，她母亲拧起一道眉毛，等着让她回嘴。春月没说话，请了个安，走开了。她慢慢往回走，到她住的地方去。奶奶也许说的对，这丫头可能在她常呆的地方。

但是和刚才一样，上漆的内窗台里没有人。她看了看黄檀木衣橱里面，又打开了檀香木五屉柜，其实这两件橱柜都很小，根本藏不下比六哥那只小猴子大点的人。最后，她停下来，坐在丫头的竹床上休息。梅花会不会象邻居那个丫头一样逃跑了呢？她断然摇摇头。不，梅花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的两条腿疼了，试着去揉腿肚子，象梅花常做的那样，但是她的手指头没力气。她厌倦了，躺下去，擦去了就要落

下的一滴眼泪。她这么大了，不能再哭了。在她过第七个夏天时，包脚布第一次捆在她脚上，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吧？她一次又一次哭喊，四个脚趾头被折在脚掌底下，脚掌又折过来贴向脚后跟，最后两脚只有原来一半那么大。

“这是为了你好，孩子，”她母亲说。“不管你多漂亮，多有钱，多孝顺，没有男人愿意娶一个走起路来象黄梭鱼那样啪嗒啪嗒响的姑娘。”

用药水给她洗脚的梅花也安慰她。梅花使她相信，没有一个脚趾受了感染。每天，这个丫头背着她到挚友塘去，她趴在凉爽的石板上，逗弄金鱼。

突然，春月笑了，坐了起来。山洞！她刚才怎么没想到去看看呢？很久以前的一天，梅花说过，那儿是她练武功的好地方。也许她到那儿去了，把时间给忘了。

春月急忙从床上爬下来，匆匆地往外走。

她走到阳台时，听见了什么声音，于是停下脚步谛听。在那儿！她又听到一声，声音小得象鬼走路。“梅花！”她大声叫。“梅花，是你吗？”没有回答。

她小心翼翼地走到假山的另一侧。脸朝着春月跪在那里的正是梅花。她用手背擦去眼泪。

“梅花？”春月小声喊。出殡时人人都哭，这丫头才哭，平时从来没见过她哭过。就是在那天早晨，梅花还笑个没完，因为许了婆家的那几位堂姐把她说成是三等美人，指的是她的脸太圆，两只眼睛距离又太近。春月伸手去抚摩这丫头的脸蛋，但是梅花躲开了。

“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小姐。我马上就到您那儿去。”

“出了什么事，梅花？你病了吗？妈会去找大夫的。”

“不，我没病。”

“那你哭什么呢？”

“我没哭。我只是在想心事。”

“想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

“那我们来玩吧。”

梅花摇摇头。

“你得玩！你是我的丫头。我说什么，你都得听。”

梅花垂下了头。“对，这话不假。我只是您的一文不值的丫头。”

不管小姐说什么，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春月急忙拉起她一只手，放在她胸口上。“不，梅花，你是我姐姐。对不起，我刚才生气了。就是因为到处找你。出了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梅花只是摇头。

春月俯下身去，对她耳语，“是不是奶奶说什么了，你才哭的？”

“嘘！”梅花把一只手放在春月嘴上。

“那么，准是奶奶……”

“我们可别谈她……”

“我不在乎。马上告诉我！”春月提高了声音。

丫头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膀。“太夫人说，我得到另外一个人家去。”

梅花的眼泪毕竟不是真正的眼泪，而是离别时流出的那种礼仪性的眼泪。春月拍了拍手，对这种流露很高兴。她放心了，绝不会为这件事暗自生气。这丫头哭起来多漂亮！简直

比新年舞台上的女角儿更诱人。

“这可是个好消息，梅花，”她大声说。“奶奶给你找了个婆家！你很快就要出嫁的，自由了，我……”

她打住了。她的朋友双手捂住脸，低声抽泣。春月比刚才更加疑惑不解了。凡是丫头，都在二十岁以前出嫁，梅花已经十七岁了。

“梅花，你哭什么呢？”她最后问。“总会有这种事的。你还可以回来看我们。我会邀请你的。我们可以在花园里喝茶，我……”

她不说了，因为她说话时，梅花平静得出奇。梅花抬起眼睛，不再是泪花闪闪了，但眼光呆滞，就象盲说书人的那对眼睛。

“您不明白，小姐。我不是去出嫁。”

“可是你刚才告诉我……”

“我是说去另一个人家。你们家让我去做叶老的小老婆。”

春月还不明白。不错，叶老的太太枯萎得象一只烧熟的虾，也许比这还不如。也可能把梅花给了卢瘸子或者那个斜眼的剃头师傅。叶老学富五车，腰缠万贯。

“别哭了，梅花。想想奶奶给你的陪嫁……你永远也不会再受穷了。你将来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女儿了。叶老就象……象我们一样有钱。你会给他生个儿子。你儿子也会是个有学问的人，我知道，他会的。他一定会通过乡试、会试和殿试，当上状元，还可以进翰林院。他享有的一切荣华也都是你的，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一位一族之长的母亲。命中注定的。你可能比我还还要荣华富贵，那时候你就来请我去喝茶。”

但是梅花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当春月停下来喘气

时，她只是说，“请走吧。”她的声音象苦瓜那样细，也象苦瓜那样苦。

“我可以在这儿和你呆一会吗？”

“请走吧，我一会儿就来帮您穿衣服去吃晚饭。”

春月勉强地走开了，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梅花会不会改变主意。这丫头一动不动地蹲在假山旁，她那一双黑眼睛就象遮挡阳光的雕花遮窗的窗口。

春月这是第二次下决心要弄明白女人的心理了，但是她又不敢去打搅她们。那种事要由族里的男人和堂兄作主。男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屑告诉她。她把男人一个一个地算了一下。爷爷病了。她父亲这时正跟一个姓唐的老学究从学。几位叔公虽然溺爱她，但是她知道他们也不愿意受打扰。除了……也许除了三叔。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偏爱她。他从军校回来以后，还有谁收到过一把上面画有大清帝国地图的扇子呢？可是胖嫂见人就讲，给他扇子仅仅是因为地图上的彩色斑点和曲曲弯弯的线条使他想起了春月拙劣的绣花手艺而已。

春月急速朝柏木园走去，柏木园连接着这一大片住宅的外院和里院。她在大理石影壁前停下来，又往回走几步，便坐在这一传家宝的阴影下的石凳上等待着。

她几乎每天都在梅花陪伴下到这里来，偷听墙那边家塾里的读书声，想听明白男孩子们在同一时间大声朗读的不同内容。她知道，刚入学就学《三字经》，接着是“四书五经”中的孔子教义。她知道，那些念书人对所朗诵内容的理解并不比她强；在他们能背诵下来以前，他们的先生并不讲解内容。当然，先生从来也不向她这个姑娘解释什么，但是对春